

# 小学校长的摔跤长跑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体育成了照进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内麻田中心小学(以下简称麻小)的那道光,不少人提起这里都说,那是一所摔跤学校。

孩子们参加各类摔跤比赛赢来的奖牌塞满了两扇玻璃橱窗,每斩获一枚奖牌,麻小的孩子都会带回家炫耀几天,再将它送到校长朱志辉手里,把高光时刻摆进摔跤训练馆。奖牌和证书越来越多,超过200枚后,朱志辉没有再去数过奖牌的数量。

麻小里近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朱志辉也从不掩饰对冠军的向往。在自己6年专业运动员生涯中,朱志辉拿过省里的一些名次。可是,没有一次和摔跤有关,他在体校的专业是举重,仅在中专即将毕业时短暂选修过半年的摔跤课。然而,在这所村小走出了上百名摔跤运动员,56人被省、市级校选中,1人闯进国家队,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校长朱志辉和他的麻小摔跤队。

1996年,18岁的朱志辉应聘到萍乡市芦溪县新泉小学任体育教师兼摔跤教练员。他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0多斤,留着齐肩长发。报到那天,他特意穿了白色衬衫、棕色西裤,蹬了一双黑色皮鞋,肩上扛着一箱教学用具,学校的老师都以他是推销员,闹了笑话。

这么矮小的人是教练,还要在咱们学校推广摔跤项目,教师们想不向往,书都读不好的农村孩子怎么练摔跤,我们连体育课都没上过!

当时,他每周要上24节体育课,放学后还得带队训练,夜里才有时间研究动作图解、看比赛视频、琢磨教学方法,然后自己抱起人型沙袋练习摔打。

队员多是附近乡镇学校和教学点挑来的,不上课时,他就带着卷尺、秒表,踩着单车在各个乡镇学校和教学点转,通过测试立定跳远、仰卧起坐、爬竿和50米跑等项目,给摔跤队选苗子,没有手机的年代,各方联络多靠这样的走家串户。

新泉小学是希望工程在当地援建的中心校,维持日常办学都有困难,建一个用于摔跤训练的场馆显得不太现实。朱志辉给上级打报告,向母校萍乡市体校寻求支援。后来,学校挨着围墙给摔跤队搭建了一间60平方米木瓦结构的简陋训练室,朱志辉也从体校拖回一车用旧淘汰的杠铃、摔跤垫、深蹲架、人形沙袋等专业器械。

他把汽车内胎剪成长条,供学生们进行肌肉拉伸训练,进行深蹲练习的杠铃是用木头制成的,朱志辉去山上砍来木材,靠着控制两端木头片的厚度调节杠铃的重量。队员还常去学校附近的小溪投掷石块,锻炼手臂力量。

摔跤队一日两训,早上训练半个小时,下午放学后还得训练一个小时。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一个个都精疲力尽,摊开手躺在垫子上一动不动,汗流得差不多了才起身回去。回家晚了,有队员就把文化课作业落下了。有队员连续两天没完成作业,班主任找朱志辉撒气,有的还把学生扣在教室不许来训练。

有队员练着练着就不来了,朱志辉上门家访,

家长告诉他,语文和数学老师每天告状,因为练摔跤成绩跟不上,而成绩跟不上的表现只是不按时完成作业。朱志辉气得找对理论,体育也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我也有比赛任务,你们要讲道理!

暑假第一次带队集训,朱志辉和来自7个乡镇学校的19名孩子一人一张凉席、一床被子,铺在教室的地上,一睡就是两个月。他起早去买菜,训练结束带着几名稍大一点的队员一起洗菜、做饭。

那时朱志辉19岁,没下过厨房,队员们总忍不住吐糟,老师炒的菜可真难吃。1997年,这群孩子去参加市运动会,获得6金12银的成绩,囊括了举重一半的奖牌。

器械磨损的频率越来越快,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因各种原因离开摔跤队,又不断有新人加入这支队伍。被领进摔跤队时,曾汉金只有10岁,早早地在村里打出了名气,村里同龄的孩子几乎都被他打过,去他家告状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学校老师纷纷劝他转学,朱志辉却认为这个孩子敢打敢拼,是摔跤的好苗子,跨上自行车去了曾汉金家。听说老师要带自己的儿子练摔跤,曾汉金的父母急了,我的孩子本来就调皮,再跟着你去学打架,我更伤脑筋。

这对父母更大的顾虑是,练体育能出人地解决工作吗?朱志辉试图用体育给自己带来的改变说服他们,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调皮的农村孩子,体育让我学会独立,找回自信,从一个农村孩子走向了令人羡慕的教育岗位。临走时,孩子父亲摆上一句话,带他训练可以,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出路。

朱志辉点点头,第二天就给曾汉金办了转学手续。入队和队员的第一场较量,一连三个回合,曾汉金都输了,朱志辉告诉他,摔跤不是打架,要学会在规则里赢。

这让曾汉金觉得这位老师有点不一样。一次训练中,曾汉金踝关节受伤,痛得坐在地上抹眼泪,

摔倒在地,另一名运动员已双脚离地,瞪圆了双眼。

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竟能把摔跤画得如此逼真传神。更让朱志辉惊讶的是,这名女孩从未学过画画,为了更专业地表现摔跤,她常抢过父亲的手机,搜索有关摔跤的资料和图片模仿学习。

可把时间拉长了看,这位小学校长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现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去省队、国家队,每个孩子天赋不同,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概率极小,摔跤给了孩子另一个出路,但能走多远,没人能保证。

朱志辉开始意识到,过于强调摔跤,孩子们其他的天赋和才艺被忽视了。于是,书法、美术、舞蹈等兴趣小组活跃起来,校内没有专业力量,学校从校外聘请了当地农民画家等辅导、授课。体操课、围棋课、足球课、乒乓球课等体育类课程也日渐丰富。长沙的一家篮球俱乐部主动找到朱志辉,将它们开发的花式篮球课程免费提供给麻小使用。

4年前,国内一家知名短视频内容平台找到朱志辉,以摔跤队员彭梓鑫为主人公拍摄一个视频短片,短片播出后,朱志辉接到无数爱心人士的电话,都是要资助这个孩子的。朱志辉一律拒绝了,政府、学校都会对孩子进行一个正常的关注,这就够了,过度的关注,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两年前,麻小摔跤馆启用,馆内铺上了专业摔跤垫,楼道和走廊的墙上照片一张挨着一张,有人来学校参观、拜访,朱志辉会领着他们从墙上的照片看起。一张张照片定格了孩子们比赛的瞬间和摔跤队的发展历程。在大多数农村家长不知道奖牌是什么的年代,朱志辉把他们陈列在摔跤馆里,放大孩子们的闪光点。

麻小渐渐成了小有名气的摔跤学校,可朱志辉的治校思路却变了,重要的不是培养冠军,而是通过摔跤这个载体,培养孩子们终身参与体育的兴趣。他决定把摔跤作为突破口,体教结合,培养健康、阳光、自信的少年。

早上8点,早读声渐渐安静下来,学生便开始他们的第一项体能训练,全程1000米的跑操。跑操过后,学生们开始练习5分钟的摔跤操。摔跤操是朱志辉和体育老师共同琢磨出来的一套普及摔跤动作的课间操,全校学生不论年龄、性别,都要练习。朱志辉还将体育课安排为两节连堂课,确保每个学生每周都能上一次80分钟的摔跤专项训练。二年级安排最基本的柔韧、滚翻力、肌肉拉伸力练习与游戏,三、四年级学习抓握背、抱背摔等简单动作,五、六年级进入两人对抗实战训练。

农村家长对体育的重视是与生俱来的,在体育能有什么出息的质疑中,麻小摔跤队也立下了自己的规矩,朱志辉和摔跤队的孩子们约定,如果期中、期末连续两次考试文化课成绩都在及格线以下,就不能继续参训,也不允许代表学校或摔跤队外出参赛。

他想要传达的信号是,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必须要有文化成绩作支撑,不爱学习的人,永远成不了高水平运动员。

以体育人成了朱志辉常挂在嘴边的办学理念,还被写入麻小的办学目标。

体育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让孩子们有规则意识和拼搏精神,体悟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感,提高抗挫折能力。

每个月的学习榜样评比,学校特意单列了体育这一项,不只是文化成绩好的学生名字和照片能出现在宣传栏里,体育成绩好的孩子在荣誉墙上同样有一席之地。

正是摔跤方面取得的成绩,给这所山区学校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资源。2020年,武功山管委会招聘了15名在编老师,有11人被分到了麻小任教。学校还挂起了3个国字号招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如今的麻小有装备标准的体能室、摔跤馆。今年,政府投入2500万元对麻小重新规划和扩建,新的教学楼将于年底全部落成。朱志辉介绍,未来将有一个更标准的运动场拔地而起,摔跤训练馆也会迎来扩建。

2020年9月,朱志辉入选蔡崇信公益基金会首届以树人杰出校长评选10强。已过不惑之年,朱志辉的头发白了大半,笑起来,皱纹悄悄爬上了眼角。不训练时,他喜欢一个人背着手站在操场上,看着来回跑动的孩子们,见到独自角落的孩子,就主动上前聊聊天。



扫一扫 看视频

前准确率在99%以上。

技术的改进不是一蹴而就,视障用户的参与也使得这种改进更人性化。2018年,蔡琼卉作为信息无障碍的体验官,也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那时候我经常叫外卖,但是饿了么有一个障碍,图片读不出来,没有办法勾选菜品。我们把问题反馈给了阿里的无障碍工程师,很快就修复好了。

阿里的无障碍技术算法,可以说是内部工程师和外部用户共创的结果。目前为止,至少已有上百位活跃的视障用户参与其中,帮助工程师们改进算法。比方说像一些验证码或者密码输入的场景里面,如果读屏软件把视障用户输入密码朗读出来,就会有信息暴露的问题,经过与视障用户的探讨,阿里专门开发了一套适用于视障用户的解决方案。淘宝有个大家熟知的淘口令功能,用来在其他社交软件分享商品。视障用户提出,淘口令是一段复杂的乱码,读屏操作非常不便,工程师们第一时间作了优化。

在阿里,有十几款App产品的工程师以兼职或志愿者的方式参与信息无障碍服务。淘宝无障碍实验室则成立了全职团队参与这项工作,阿里高级无线开发工程师杜鑫明就是其中之一。他说,相比普通用户的体量,互联网上的无障碍用户规模可谓沧海一粟,而无障碍适配开发需要投入技术、资金、人力成本,很多中小企业想不到也不愿干这块工作。为此,阿里把自己的无障碍实践经验加以沉淀和系统化,开发了对外提供信息无障碍一站式解决方案的平台,帮助大家低成本、高效率地开展无障碍服务功能。

当蔡琼卉展示她的养猪游戏已经玩到第17级时,记者问,双11网购你们的手速有可能会比我们更快吗?蔡琼卉说:这个会有点难,因为我们操作手机比你们复杂一点,你们单个击我们双击,你们看到什么直接触摸,我们要滑屏操作,所以时间上会慢一点。但是为了赶上你们,我们会把语速调快调快再调快。

## 图片新闻

### 少儿越野赛

10月25日,珊瑚越野少儿赛体彩崇信公益站,孩子们出发前,与完赛归来的115公里选手互动。赛事组委会有关人士介绍,之所以如此安排孩子们的出发时间,就是想引导孩子们感受来自115公里组别的坚持和不放弃。让孩子们感受到对他人的赞美、鼓励、共情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能收获到喜悦。

图片由赛事组委会提供

## 双11,视障者能与普通人一样拼手速吗

# 90后视障女孩探索互联网盲道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蔡琼卉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几乎全靠苹果手机和她的狗——一只名叫阿拉丁的6岁导盲犬。

在现实世界里,她依赖阿拉丁的帮助乘坐公交车,从富阳赶往50公里外的杭州,到客户家里为钢琴调音;在虚拟世界里,她依靠手机的读屏功能网购、点外卖、联系朋友。双11还有半个月,她已经在购物车里为阿拉丁囤了狗粮,还组织了一支5位视障人士组成的队伍在淘宝上玩养猫游戏,赢取购物红包。她带着点娇憨,自豪地介绍,我家90%的东西都是我网购的,我网上买过最奇怪的东西是石灰。看见我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了吗,可以用石灰水来制作哈柿子。

这个1993年出生的视障女孩对互联网和手机的熟悉程度,超出许多正常人的想象,你还没看清她的手势,她已经找到需要用的应用,然后依然是你看不清的速度,快速搜索到要买的商品,下单。手机发出的语音,快得正常人根本听不清,她呵呵一笑,失去视力,其他感官会更发达。我听的语速,不知道是几倍,反正我已经把手机语速的快进开到最了。

蔡琼卉是中国1700万视障人群中的一个,她对生活有许多计划,她没有选择90%的盲人会选择的职业——按摩,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音乐特

长,开设了一家调律工作室。如今,她是浙江省唯一的高级盲人调律师。她也想像正常人一样出门逛街,但是并不方便。一家电视台曾邀请她做节目,她举例说明大街上哪条盲道不好,她实话实说,从电视台大门出去,随便哪一条盲道都不好。

互联网创造的平行世界,为视障者打开了重新接入世界的机会。只不过,这个“数字平权”的发展过程相当漫长,它需要社会观念的嬗变作推手,更需要技术的演进作保障。

蔡琼卉换过不同品牌的手机,最后选择了苹果手机。2009年,苹果首次在智能手机中推出旁白(VoiceOver)等功能,用手指触达屏幕,旁白就会念出相应内容。

蔡琼卉的第一次网购体验并不那么愉快,那是2015年,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就读的她网购了一条裙子,收到后并不满意。在淘宝,多数卖家更喜欢用图片展示商品,而读屏软件并不能读取图片,也不能获取图片展示的信息。

早在2010年年底,淘宝接到一位盲人按摩师的电话,那是一位淘宝卖家,在平台开店1年多。淘宝的一次改版导致第三方读屏软件失去作用,这个特殊的投诉,促使几位工程师前往用户家现场办公,大家意识到,原来普通人点点屏幕的简单操作,视障人士要实现起来困难重重。随后,淘宝成立了无障碍实验室,五六名工程师成为第一批志愿者,之后,信息无障碍改造延伸至天猫、支付宝、钉钉、高德地图、UC等多个产

品,为视障用户在网上开拓一条条新盲道。

2015年,淘宝在国内第一次将无障碍测试写入产品规范,手机淘宝每个版本和功能发布前,都会预留一定时间,交由无障碍团队进行测试。

阿里达摩院资深算法专家、阿里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是指利用光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对文本资料的图像文件进行分析识别处理,获取文字及版面信息的过程。记者注)技术负责人王永攀介绍,信息无障碍不是一项锦上添花的功能,而应该是众多国民应用的标配。技术的发展,应该让人跨越残障带来的鸿沟,而不是带来新的不平等。再小的群体也应该获得平等享受科技便利的权利。

2018年12月,视障用户每天平均对OCR功能的调用量高达9380多万次,到当年双12,已接近1亿次。据不完全统计,淘宝上每件商品包含800多个文字,其中80%甚至90%以上都以图片形式存在,平均每个商品详情页的图片数高达40张。这是真正的读图时代,也是让视障用户手足无措的时代。图片信息如果不能被识别,手机读屏功能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王永攀说:达摩院的OCR技术团队,帮助视障用户看懂这些应用。OCR技术在电商平台落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挑战是,商家的创造性比较强,用各种各样丰富的视觉手段去传达信息,所以读图的难度也非常大。第二个难点在于信息转换一定要准确。我们永远要追求OCR识别准确率的极限,目

曹林

张桂梅校长又上热搜了,但这一次不是让全网热泪盈眶,而是卷入观点争议,让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复杂。她在一档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对女性当全职太太的鲜明反对。她讲道:一个学生领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华坪女中,准备给母校捐一笔钱,当她得知这名学生已做起全职太太,便直接派人,你给我滚出去,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

当全职太太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意愿呢?尊重女性独立,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这种独立选择呢?有谁会有一定的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能让自己幸福、什么更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和幸福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偏执以如此强烈排斥的方式强加到学生身上?当全职太太怎么就对不起教育改变命运了?贫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当全职太太了?一个什么问题跟雨点一样飞向昨天被视为教育天使的张桂梅,天使的人设似乎因为那个滚字而黯然失色。幸亏是张桂梅说了这段话,网民能口下留几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殴得鼻青脸肿了。

我觉得当全职太太是一个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自我和缺乏独立,但我实在不忍去批评张桂梅的观点。当然,会有一些的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义和力度。泰戈尔的那首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你自己向前走吧。张桂梅就是这样的,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为了教育,为了改变那些女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换了一代人的命运。说到关心、爱护、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们这些蜷缩在都市咖啡厅里、在键盘上敲敲字、热衷于谈论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们谈论的只是抽象概念,她吸引了几千个女孩走出大山,我们没有理由觉得我们比她更懂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命题。

这么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评论员的判断力,好像一个人成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义光环,就不能被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道德圣人也会有认知局限,张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着她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说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这个意思,不要把支持还是反对全职太太,当成一个抽象的命题,当成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专辩论赛供选手抖机灵、辩题,而要进入张桂梅所生活和面对的那种环境中,进入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具体语境中理解,反对女性当全职太太,这个命题,看到它的条件性、矛盾性、语境性和问题针对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个滚字刺激了,如果进入语境,就不会把这个字当成激烈对抗中那种粗野、排斥、敌对的意思,而会看到一个教育者又爱又恨、就像父母不满孩子某种行为时那种带着失望意味的滚。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过来捐款,你何以这种态度人家当全职太太,怎么碍着你了?这能正是张桂梅作为校长的态度,善良是有牙齿的,学校虽然很缺钱,但对钱的接受是有原则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仅是钱,而且也有某种同价值。以后跟学生介绍这笔捐款时,怎么介绍呢?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的师姐捐的,她靠什么给学校捐钱,张桂梅可能觉得无法向学生传递一种她一直传递的那种独立价值观。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学校倡导一种何种价值观,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种坚韧的立场。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下面的那些小鸡,生怕她们被辛苦培育的价值观受到任何一点误导和伤害。

在抽象层面争论,有无权利当全职太太,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风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质感。张桂梅也许正是在这种生活质感中持那种观点的。如果看到山区的贫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运,她们没读书,一辈子就被绑在山里,绑在丈夫和家庭、绑在几个孩子身上,重复着贫困的命运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也许就能理解张桂梅所说,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包含的失望了,读书改变命运,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当诗人、出国读书、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就是当一个幸福的全职太太,可在经历了极度贫困,穷怕了,因为缺乏事业缺乏独立而在恶性循环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对自己,本以为读了书可以改变命运却又被家庭捆绑住了自己,这选择充满警惕。

作为大山女孩的被援手,作为拼命去让女孩通过读书获得独立能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人,把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当成信仰,看到她已教出来的孩子读了书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事业,还能给她捐钱,可想而知她的愤怒,甚至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挑衅。这就是我不忍批评的原因,如果身处她的位置,我也可能会这样。

最新消息是,被滚当事人感激张桂梅。黄付燕在华坪女高同学群里看到了这则新闻链接,感觉像是在说我。当天,她把新闻链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转发语: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2018年,黄付燕回到母校华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张桂梅拒绝。那时,孩子不到一岁,黄付燕没有工作,全职带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黄付燕考上了贵州安顺某小学的特岗教师。10月27日晚,黄付燕接受采访时回应,张老师语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